

朝野遺記

宋

無名氏

撰

和議成顯仁后

徽宗后
韋氏

將還欽廟挽其輪而曰釐之第

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

高宗
第九

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

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閒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
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鍼一
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
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

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
吾之隱設几而畱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
詢其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
仙觀足矣拂衣卽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
驚急跡訪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
朝圖朱仙像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逆亮南侵使人至欽宗所犯蹕七百餘人俱受害行都
固未知也一日京師舊輦官二人閒步景靈宮於是
淵聖衣羽衣入門趨殿輦官駭甚從而迹之無見也

一念所鍾神遊尙不忘故國耶

車駕在維揚魏公方居臺院妙應師館其家一日師自
外謂公曰適見城中人有死氣者七八度不應如是
之眾此必虜至之徵矣宜早勸上渡江爲要妙應相
法極神張氏素信之入奏乞早移蹕然上意欲觀燈
然後南巡也未幾粘罕遽至翠華亟行城中死者果
無數

方伯彥潛善叅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汪黃傲然謂
無事故上每不知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

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董腐故明受殂後絕
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獨以和戰異議亦追
歸來望思之怒耳

苗傅劉正彥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自恣凶狂耳春宮
未辨菽麥而魏公在建業乃受而殞之過矣唐睿宗
嘗帝數年又爲皇嗣者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
列德王裕爲劉季述等迫立昭宗反正復歸東宮皆
諒其非出於己也今明受之殞在鐵塔下父老尙能
言蓋當時併乳媪掩之云

航海之役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呂相頤浩以大義
諭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
志之其不遜倡率者呂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
賞之

乘輿初涉鎮江羽衛介冑閒止一黃扇存耳欲發羽檄
下四方而庚符不可得朱髯又非立談成者忽遽中
取祖廷彤几折而代匱焉

莊文旣薨孝廟白德壽扶立光宗未宣鎖之夕德壽故
召魏王宴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而魏邸

出麻之宣城矣復見高廟亦有愠言曰翁翁畱愷卻使三哥越次作太子帝語索謾戲撫之云兒謂官家好作作時煩惱去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尙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聲燎火御幙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雨電交擊眾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

牲牢皆狼藉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宰臣望祀車駕卽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畱正責之曰汝以爲相不强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之若有不入待朕畱渠細語之其言止是

爾光宗既愈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旣而聞畱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決被畱不還矣光宗已有怔忡之候此語旣入故終乃畏父王輦無近於龍樓云

光廟逾年不朝東內壽皇怏怏一日登朝堂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鬪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尙不至爾枉自叫悽然不樂自此浸不豫

紹熙在鶴禁有意受終而難發言也數擊鮮於慈福后詢近侍大臣屢排當何故旁側有奏曰意欲孃孃爲

趣上爾后笑壽皇至東內從容聞語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見孫尙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後來儲邸度長樂必已及之矣備具狀爲壽者再后不能已語之曰吾亦嘗諭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后曰臣已白髮尙已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謂高廟遜壽皇於盛年爾

光宗旣退居每恨旣往時成敗瞑目嗔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奉觴以解陶之以是爲常雖宮門外事不欲動

其心然久亦覺知矣初郊祀成恭謝回鑾御樂聲達於內光宗問其事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欺我至是尙爾邪揮之以肱后仆於闌自是遂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言己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道妝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使余憑誰命裨此禕翟旣不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鳳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

黝然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洎事聞於外梓人進裨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長秋所生母舊隸德壽爲樂部以久次出適於外矣一日奏樂上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近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未能串便欲使已嫁出者通籍復入庶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悉還然后母在外孕身已數月矣將及期宦者奏乞復外館憲聖后曰第令產仙韶無害也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

云使汝長福祿及吾左右皆失笑雖一時戲言後乃符驗云長秋自是亦養宮中既久新樂純習熟其所生與儔侶俱還民間后乃在楊才人位爲義女而以琵琶隸慈福宮其生在壬午至紹熙之季蓋已長矣今上以嘉邸踐祚於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故久於彼一日朝長信偶酒後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灑之自爾得幸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賜扑大璫王去爲力諫之曰娘娘尙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是事不可使外人知也東朝雖少解然終不釋然謂王

且使楊氏寄汝家候駕回南內部舍而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自是得幸及阜陵禮畢上歸舊東宮以便御視朝長秋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上仙所幸宦官王德謙將詣於東朝憲聖語曰乃翁舊欲吾堂前一人尙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之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令大內人物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昇後宮繼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眾人方帖伏甚於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非輕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憲聖稍解曰汝此言亦不爲無理德謙知有閒可乘
又使中貴人僂和以爲娘娘尙未見元孫而楊氏相
命皆宜子浸潤鼓扇慈福遂以賜甯宗漸進爲婕妤
時韓侂胄用事知王瑜之舊也瑜遂不得入內時曹
氏亦得幸於上韓復左右之故后尤自抑勵讀書飾
己挾數以御同達者一時故有賢稱韓無自窺之
今東宮遷入實餘杭宗室善下居其閒而韓侂胄與善
下厚故得導達也然同時入者亦一二人惟韓后獨
喜今儲嘗因與內人馳逐總角皆鬢髻人欲爲梳櫛

者悉不可必得媽媽方結蓋當時后自爲束髮故也
由此韓后鍾情遂決爲嗣同入者復出後聞繼莊文
者亦在當時選中此實天命也夫以雖因善下出入
韓氏導達而致苟非其人者詎能致哉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
爾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
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
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暱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
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

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閒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內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畱寢故能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齎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上匿批事

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王黼雖爲相然事微考極褻宮中使內人爲市黼爲市令若東昏之戲一日上故責市令撻之取樂黼窘故曰告堯舜免一次上笑曰吾非唐虞汝非稷契也一日又與逾垣微行黼以肩承帝趾牆峻微有不相接處上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君臣相諶乃爾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事諸孫以爲恥母曰汝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

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恥焉其見高於李守素多矣
文水縣西有山險可據保正石頴聚眾據之時抄虜游
騎且斷其運道數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
之遂擒頴釘於車上將劓之已劓刃於股而色不變
奇之好謂曰能降我以汝爲將頴怒目罵曰爺能死
不降爺旣姓石石上釘櫛更無移易也罕怒寸磔之
罵不絕聲而死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
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以坐候之終日一室蕭

然獨案上有紫綾標一冊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
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豔麗子山兀坐靜
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斝問勞沓至及晚竟不出乃退
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
以是命題此賦果精眾考官皆稱善洎揭曉乃孫果
首選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
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有思者王氏窺見笑
曰老漢何一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檜掣然當心致

片紙入獄是日岳王薨於棘寺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逾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尙靈舊在大理寺牆下順葬之北山之澹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筓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痊不得以一班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

所言而屍色如生尙可更斂禮服也

朝野遺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